

# A Study Of History

历史研究 中

*Arnold J. Toynbee*

[英] 汤因比 著

曹未风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A Study Of History

历史研究 ④

*Arnold J. Toynbee*

[英] 汤因比 著

曹未风 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第四部 文明的衰落

十三	问题的性质 .....	1
十四	决定论的答案 .....	5
十五	失去控制环境的能力 .....	16
	(1) 自然环境 .....	16
	(2) 人的环境 .....	22
	(3) 否定的判决 .....	36
十六	丧失自决能力 .....	39
	(1) 模仿的机械性 .....	39
	(2) 旧瓶装新酒 .....	44
	(3) 创造行为的报应：对于一个凡人的崇拜 .....	80
	(4) 创造行为的报应：对于人间一种组织的崇拜 .....	93
	(5) 创造行为的报应：对于人间的一种技能的崇拜 .....	106
	(6) 军事行为的自杀性 .....	119
	(7) 胜利的陶醉 .....	136

## 第五部 文明的解体

十七	解体的性质 .....	150
	(1) 概述 .....	150

	(2) 分裂和再生 .....	160
<b>十八</b>	<b>社会体的分裂 .....</b>	<b>163</b>
	(1) 少数统治者 .....	163
	(2) 内部无产者 .....	169
	(3) 西方世界的内部无产者 .....	190
	(4) 外部无产者 .....	204
	(5) 西方世界的外部无产者 .....	216
	(6) 外来的和本地的灵感 .....	225
<b>十九</b>	<b>灵魂的分裂 .....</b>	<b>236</b>
	(1) 行为、情感和生活的两种不相容的方式 .....	236
	(2) “自暴自弃”和自我克制 .....	250
	(3) 逃避责任和殉道 .....	252
	(4) 流离感和罪恶感 .....	255
	(5) 杂乱感 .....	269
	(甲) 风俗中的粗鄙和野蛮 .....	269
	(乙) 艺术中的粗鄙和野蛮 .....	282
	(丙) 混合语言 .....	284
	(丁) 宗教的合流 .....	291
	(戊) 统治者决定宗教? .....	303
	(6) 划一感 .....	319
	(7) 复古主义 .....	332
	(8) 未来主义 .....	345
	(9) 未来主义的自我超越 .....	351
	(10) 超然无我和神化 .....	359
	(11) 再生 .....	365
<b>二十</b>	<b>解体的社会和个人关系 .....</b>	<b>368</b>
	(1) 创造性天才的救主 .....	368

---

(2) 执剑的救主 .....	369
(3) 时间机器的救主 .....	374
(4) 戴着帝王面具的哲学家 .....	376
(5) 神而人化者 .....	381
<b>二十一 解体的节奏 .....</b>	<b>387</b>
<b>二十二 通过解体,趋于标准化 .....</b>	<b>396</b>
<b>内容摘要 .....</b>	<b>400</b>
<b>附表五</b>	

## 第四部 文明的衰落

### 十三 問題的性質

文明衰落的問題比文明生長的問題更易于了解。事實上，衰落的問題几乎同起源的問題一樣容易了解。起源的問題只需要說明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有一個新品種誕生了，而且我們可以舉出二十個屬於這個品種的例子——包括五個停滯的文明，而不包括那些流產的文明。我們現在可以進一步指出，在這二十個文明中，至少有十八個已經死亡和消滅了。其餘尚存的十個文明乃是我們自己的西方社會、在近東的東正教社會主體部分、它的在俄羅斯的分支部分、伊斯蘭教社會、印度社會、在中國的遠東社會的主體部分、它的在日本的分支部分，還有那三個停止了發展的波利尼西亞文明、愛斯基摩文明和游牧民族文明。如果我們再進一步仔細考察這十個現存的文明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其中波利尼西亞社會和游牧民族社會已經是處於最後垂死掙扎的階段，而在其餘的八個文明里的七個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被第八個，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西方文明，消滅或同化的威脅當中。此外，在那七個文明當中，至少有六個（除去愛斯基摩文明，因為這個文明在幼年時期就停止了生長）已經表現出許多衰老和死亡的现象。

死亡的最明显的现象是象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樣，就是在衰老

和死亡的最后第二阶段的那种现象，一个正在死亡的文明到了这个时候只能采取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达到它的政治上的统一国家的目的，以拖延它自己的寿命。对于一个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最典型的例子是罗马帝国，古代希腊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不惜采取一切武力手段来组成它历史上的倒数第二阶段的内容。如果我们现在再把每一个现存的文明，除了我们自己的而外，检视一遍，我们就会看到东正教社会的主体部分早已经在奥托曼帝国时期有过它的统一国家了；东正教社会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也在十五世纪末叶，在莫斯科大公国和诺夫哥罗德的政治统一以后，组成了它的统一国家；印度文明的统一国家局面是出现在莫卧儿帝国和它的继承者英属土邦时期；远东文明的主体的统一国家是元帝国和它的还魂体清帝国；远东文明的日本分支的统一国家是德川幕府。至于伊斯兰教社会的统一国家，我们也许可以说是在思想意识上的泛伊斯兰教运动，这就是它的先声。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统一国家的现象是衰落的标志，那么我们的结论就是：在今天仍然存在的六个不属于西方的文明都已经在西方文明从外部入侵以前，就从内部损坏了。在这一部《研究》的后面部分，我们将要证明一个文明在受到胜利的入侵以前，事实上早就从内部损坏，不再处于生长的状态中了。现在我只需谈这一点就够了，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文明以外，所有其余的现存文明都已经处于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了。

那么我们的西方文明又怎样呢？它显然还没有达到统一国家的阶段。但是我们在较早的一章里发现，统一国家既是解体的最初阶段，又是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后还有一个我们称之为“间歇时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以前，还有一个所谓“混乱时期”，其寿

命常常延續好幾百年；如果我們這一代人可以憑我們自己的感受來判斷我們自己的時代究竟是處於什麼階段的話，那麼最高明的判斷員也許會認為“混亂時期”無疑是已經來到了。但是讓我們把這個問題暫時擱置一下。

我們已經為這些文明的衰落現象的性質下過定義。它們是在企圖從原始人類的那個水平大膽上升到某種超人水平時的失敗現象，而且我們也曾採用過多種譬喻來描繪這個偉大事業中的犧牲者的面貌。例如，我們曾把他們比作在爬山中摔死在山坡上的人們，或者陷入一種可恥的雖生猶死狀態中的人們，他們本來想爬到更高的山頂上去，但是他們卻摔死在他們出發的地方。我們也曾使用過比較抽象的形象描繪這些衰落現象的性質，把它們比作某些富有創造性的個人或少數人的靈魂喪失了創造的能力，他們的這項損失使他們失去了影響那些沒有創造性的廣大群眾靈魂的魔力。沒有創造，自然也就不會有模仿行為。吹弄笛子的人們如果沒有魔力就不會使周圍的廣大人群聞聲起舞。如果，他再在一陣狂怒和恐懼當中，竟想把自己變成一個練兵的下級軍官或驅趕奴隸的人，因為他喪失了舊日的魔力，不再能領導，而且不得不採取使用武力的辦法來對付整個的民族，那麼他的必然結果一定是自找失敗，一事無成。因為，那些跟隨他的人群由於音樂消失而踉蹌跌沖，現在挨了一鞭子，就會馬上起來叛變的。

事實上，我們知道在任何一个社會的歷史中，如果創造的少數人退化成為統治的少數人，而企圖用武力來維持它的已經無法維系的地位的話，那麼在統治者方面的這樣一種性質上的改變，就會在它的對方，無產者方面引起離心的運動，他們就會不再羨慕和模仿那些統治他們的人，而起來反抗他們所受的奴役。我們也知道，



这些无产者在他们以这种姿态出现时，他们会从最初阶段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内部无产者，无所作为可是消极对抗，一部分是在边境以外的外部无产者，他们这时激烈地反对吞并。

如此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可以总结为三点：少数人的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的相应的撤消了模仿的行为，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的社会团结的瓦解。只要在我們的心中有关于衰落的这些印象，我们就可以进而探讨它们的原因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将占据我的这部著作的全部剩余篇幅。

## 十四 決定論的答案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文明的衰落呢？我們的研究方法是排比大量直接有关的具体历史材料，在采用这个方法以前，我們最好先检查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某些其他方法，它們或是企图在更高一級的水平上搜寻証据，或是依靠无法証明的教条来作証，或是依賴人类历史范围以外的事物。

人类的一种亘古不变的弱点就是把他們自己失敗的原因推諉給那些完全无法由他們掌握的力量。在一个社会的衰落时期，一些敏感的人特別喜爱这种心理活动；在古代希腊文明的衰落时期，各派哲学家們在解释这个他們所惋惜的可是无能为力的社会腐朽现象时，差不多都称之为影响一切的“宇宙老化”的必然而无法避免的結果。在古代希腊混乱时期的最后几十年中的卢克萊修的哲学(参閱《物性論》 Bk. II, ll. 1144—74)就是这样的，而在三百年以后，当古代希腊的統一国家开始崩潰的时候，在西方教会的一个神甫，圣西普里安，所写的一部論辯著作里，又出现了这种說法。他写道：

“你們必須知道这个时代已經老了。它已經失去了挺立的力量，也失去了使它强壮的精力和体力。……使土地里的种子获得养分的冬天雨量減少了，使五谷成熟的夏天热量也減少了。……这就是对世界已經宣布过的那个判決詞；这是上帝的法則；所有存在的都将死亡，所有生

长的都将衰老。”

现代的物理科学把这种学说彻底推翻了，至少从现存的文明来看是这样的。事实上，现代的物理学家们虽然认为在一个不可想象的遥远的未来时候，宇宙的运动速度会减慢，因为由于物质放射的缘故的确会产生这种结果，但是那个未来却是属于不可想象地遥远的事。秦斯爵士写道：

“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前途描写得非常暗淡，我们可以假设人类只能够再活二十亿年，同它的过去大约一样长。那么，如果一个人可以活七十岁，人类在这七十年的寿命中，迄今也不过才生下来三天。……我们是非常没有经验的生物，我们也正处在文明黎明的第一道晨光之中。……经过一段时期以后，清晨的彩霞一定会变成白昼的亮光，然后，在经过一段悠长的岁月之后，再让位给黄昏的余辉，预告着最后的永远黑暗的来临。但是我们作为黎明之子的人们还用不着设想那么遥远的夕阳。”<sup>①</sup>

然而，我们西方后来主张文明衰落的决定论的或宿命论的一些人们，并不打算把人类的这些机构同整个物质宇宙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们采取了一种大大缩短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老化和死亡的法则问题，他们只谈这个行星上的全部生物界的生死问题。斯宾格勒的办法是先打一个譬喻，然后再从这个譬喻出发，把它当作是从许多观察了的现象中抽出来的法则，他认为每一个文明都同人一样要经过几个不同的连续阶段；但是他虽然嫻于辞令，在这里却依然无法证明，我们早就已经说过的社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同于

---

<sup>①</sup> 秦斯：《黎明之神：天地创造广论》(Jeans, Sir J.: *Eos: or the Wider Aspects of Cosmogony*), 第12—13、83—84页。

生物有机体。从主观方面說，社会是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历史研究的单位。从客观方面說，它是許多个別的人各自进行活动的共同场所，这些人本身是生物有机体，但是他們无論怎样也沒有办法把他們自己的影子交織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形，而使这个抽象的东西和他們一样呼吸。但是組成一个社会的这些所謂“成員”的那些人的个人的生命力，形成了那个社会的历史活动、包括它的生命长短的主要力量。如果教条似地宣称每一个社会都在事先就安排好了要活多少年，这就象說每一个剧本都必須分为几幕一样地愚蠢。

我們可以不理睬那种认为文明在接近它的生物的寿命結束的时候就必然出现衰落的学說，因为文明根本不受生物学家法則的約束。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学說认为，个人之間的相互关系构成文明，然而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个人的生物性质在一定数量或不一定数量的年代以后，会出现莫名其妙的衰落现象；因此事实上，从长远的时间来看，文明的經驗的生命力是基本上而且无可挽救地要逐步衰老的。

*Aetas parentum, peior avis, tulit*

*Nos nequiores, mox daturos*

*Progeniem vitiosiore.*①

这是个倒因为果的說法，把社会衰落的結果錯看成了它的原因。因为虽然在社会衰落的时期，这个社会里的成員同他們的在社会生长时期的祖先的英雄形象和卓越的活动力相比，好象是縮成了侏

① 賀拉斯：《頌詩》(Horace: Odes)，第3卷，第6篇，第末章：

“衰老的老子生出衰老的种，

我們不久就会生出来个第四等。”

儒，或僵化成了残废人一样，可是把病源說成是由衰老造成的却是个錯誤的診斷。后代的生物天性同創業者的天性是一样的，所有創業者的努力和成就基本上也是他們的后代力所能及的。衰落时期的人們所害的病症并不是由于自然机能瘫痪了，而是由于他們所继承的社会衰老了，因此阻碍了他們的并未损坏的机能，使他們不能从事有效的和富有創造性的社会活动。

这种认为种族的衰老是社会衰落的原因的假設是很难成立的。但是也常有一种意见支持这个說法，因为他們观察到了一种现象，就是在一个衰落的社会最后消失和一个同它有子体关系的新生社会出现之間の間歇时期里，常常出现民族大迁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这两个社会的共同家乡所在地方常常会出现注入“新血液”的现象。根据“这以后，就是因为这样”的邏輯，就认为这个新生文明在它生长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創造力重现的现象是由于它从某一“原始蛮族”的“純种”当中获得了“新血液”的緣故；因此就又从反面得出了另外一个結論，原有的那个文明之所以丧失了創造性的生命力一定是由于害了某种种族上的貧血病或脓血病的緣故，对于这种病症，不注入新鮮血液是沒有办法治疗的。

为了支持这个論点，曾有人举意大利的历史为例。他們指出意大利半島上的居民在公元前的最后四百年中表现了特別突出的創造能力。然后又是在公元后十一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的四百年中出现了同样情况，而在这两者之間却隔着一千年的衰落、臥床不起和逐步恢复的时期，在这一个时期里，意大利人好象是什么优点都沒有了。主张种族学說的人們說，如果不用哥特人和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这两个伟大时代的中間侵入意大利因而带来了新血液的事实來說明的話，那么在意大利历史上的这些惊人的变化便沒有

办法解释。生命的精华在意大利經過了几百年的沉睡以后，自然而然的就造成了意大利的再生，或称之为文艺复兴。就是因为缺少新鮮血液，意大利才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象魔鬼一样表现了生命力以后，在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消沉疲沓的现象。而那个同共和国的兴起同时出现的旺盛生命力现象，其本身也无疑是在古代希腊誕生以前的民族大迁移时注入了蛮族的新鮮血液的緣故。

对于到十六世紀为止的意大利历史采取这种种族論的解释，表面看起来好象还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只是到十六世紀为止。如果我们再繼續往下面看，看意大利十六世紀到今天的历史，我們就会发现，在十七、十八世紀中又出现了一度衰落之后，意大利在十九世紀又成为出现一次复兴的场所，其表现极为戏剧性，以致“統一运动”这个名詞到现在变成了专门代表意大利的中世紀經驗在近代复兴的名称。那么，在这一次意大利的生命力迸发以前，又注入了什么新鮮的蛮族血液呢？答案当然是“沒有”。历史学家們所普遍同意的直接原因好象是认为意大利所以在十九世紀出现了“統一运动”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由拿破仑所統治的革命法国占領了而且暫時統治了意大利，所以才形成了对它的挑战，促成了它的全国振作。

对于意大利在公元十一世紀开始时的兴起，以及在这以前两百年間的衰落問題，要找出一些不属于种族方面的解释，并不是更困难的。这一次衰落显然是由于罗马軍事主义带来的恶果，汉尼拔战争給意大利带来了一大串可怕的社会灾难。在古代希腊間歇时期的后期里，在意大利出现的社会复兴可以溯源到古老的意大利种族的富有創造性的个别人的業績，尤其是圣本篤和教皇大格列高利，他們不仅是中世紀复兴意大利的創业人，而且也是中世紀

意大利所参加了的新西方文明的創始人。相反地，当我们考查意大利被所謂“純种的”伦巴第人占領的地区的时候，我們发现在这些地区里并不包括威尼斯、罗马納地方和其他一些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和它們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地区，而这些地方比那些所謂在伦巴第統治之下的中心城邦如巴維亞、本尼凡托和斯波累托重要得多了。如果我們一定要从意大利的历史中找出一条种族理由的話，那么我們可以輕而易举地举出証据来証明，伦巴第人的血液与其說是精华还不如說是污点。

我們还可以在罗马共和国的兴起方面举出一个非种族的理由，把意大利历史研究中的种族論者的最后一个堡垒攻破。这件事可以解释为对于希腊人和伊特拉斯坎人的海外殖民挑战的应战。本来居住在意大利半島上的人民在消灭、屈服和同化的威胁面前怎样选择呢？同他們在西西里的弟兄們一样，甘心接受希腊人所强加給他們的命运嗎？同翁布里亚人一样，甘心接受伊特拉斯坎人所强加給他們的命运嗎？还是根据他們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条件来接受希腊文明（象日本接受西方欧洲文明那样）以抵抗侵略者，并因此而提高到希腊和伊特拉斯坎人的水平呢？罗马人决定走后一条道路，因为他們下了这个决心，他們才成为后来伟大事业的創造者。

我們現在已經談过三种有关文明衰落的決定論的解說：宇宙老化論或地球老化論；文明象有生物一样，受有生物法則限制的生命有限論；以及衰落是由于这个文明里的个人质量衰退，文明的世系已經太长的理論。我們現在还要再討論一种理論，这种理論一般人称之为历史循环論。

对于人类历史发明这样一种循环理論可以說是在天文学上得

到惊人发现以后的自然结果。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六世纪时，古代巴比伦社会发现了三个显而易见的循环现象——白昼和黑夜、月的循环和年的循环，他们发现循环现象还不仅有关天体的这一些；他们认为还有一种更大范围的天体运动，不仅包括日、月、地球，而且还包括所有的行星；这一种天空的和諧象一个大乐队似的不但处处諧調而且还完整无缺，在这样一个大循环当中，一年四季的循环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植物界的一年一度的生死循环显然是由一年四季来主宰的，因此他们就认为在宇宙之間的一切事物都莫不有生死循环的现象。

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一种循环学說显然是使柏拉图很心折的（《蒂迈欧篇》，21E—23C，和《政治篇》，269C—273E），在维吉尔的一段最著名的诗歌里也有同样的想法。现在从《牧歌集》第四章里摘一段：——

Ultima Cumaei venit iam carminis aetas;  
Magnus ab integro saeculorum nascitur ordo.  
Iam redit et virgo, redeunt Saturnia regna,  
Iam nova progenies caelo demittitur alto……  
Alter erit tum Tiphys et altera quae vehat Argo  
Delectos heroas; erunt etiam altera bella  
Atque iterum ad Troiam magnus mittetur Achilles.①

① “在庫迈预言里所說的晚年已經到来；时代的伟大季节已經到周而复始的时刻。圣处女和黄金时代已經再度来临；一个新的种族已經又从天而降。……行将再出现一个提費斯和一个阿耳戈来率領一队新的英雄选民。旧的战争将从新开始，伟大的阿喀琉斯将再一度被送到特洛伊城。”



維吉爾在援引循環論的時候是用它來打扮樂觀的贊歌，當時他正處在奧古斯都和平統治之下的古代希臘盛世。但是“舊的戰爭將從新開始”真是值得慶賀的事嗎？許多人在一生中相當地功成名就的時候都曾堅決地宣稱他們絕不願意再有過去的生活，怎麼歷史就會比一般人的生平更值得“再來一次”呢？維吉爾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雪萊卻回答了這個問題。在他的《希臘》最後一闕里，雪萊開始的時候採用了維吉爾式的回憶，而在結束的時候，卻全是雪萊自己的情調了：

世界的偉大時代又從新開始，  
黃金般的年月重又回頭，  
大地啊，象長蛇一樣更換了  
它的已經破敗的冬天衣裳：  
天顏展笑，信仰和帝國閃閃發光  
象一個幻滅了的破夢一樣……

一艘更高大的阿耳戈在海面行駛，  
滿載着後來擄獲的錢財；  
又有一個俄耳甫斯從新歌唱，  
愛戀、哭泣，還有死亡；  
一個新的尤利西斯再一次離開了  
他的卡立普索而回轉家鄉。

唉，再也不要描繪特洛伊的遭遇，  
如果人間的生死總是注定如此——  
也再不要在歡喜中摻雜萊伊俄斯的忿怒